

## 浴

· 游善鈞

她的右後方，是一扇淺灰色的塑料門，打鏡子裡乍看，以為是堵水泥牆，可實際上不如夾心酥厚實，叩敲時發出節慶一般空心的咚咚聲響，不僅看起來既廉價也不牢靠，似乎隨意伸腿一踢，便會給踹出個大口，才肯定那確確實實是空心的。

她剛洗完臉，將水龍頭扭緊，豆大水珠串還橫掛在睫毛上，卻只注意到攔在面前置物架上，最右側的那枚鋁鐵罐子。

那是你前一陣子新買的刮鬍泡，清新檸檬口味，上頭一張不真實的男子臉孔正視著她，咧嘴笑得開心。她會好奇，你為什麼這麼快便得買一罐新的刮鬍泡，難道你的賀爾蒙至今仍旺盛未衰，下顎不時竄冒扎人鬍渣。可自己分明什麼也沒看見，沒被扎著。

她起初想將那張近乎滑稽的卡通面孔轉開，卻在鏡中看見了更完整的他。  
她不知曉自己必須仔細調整角度，才能不看見一切。

譬如她原只想彎下身子，可卻出乎意料，跪了下來，雙膝摩貼於水氣尚未盡褪的細密馬賽克瓷磚，其實也不是多麼了不得的大事，她想，腰桿突然催勁，挺出上半身，向前俯壓，臀部自然抬高，像極了瑜伽動作裡柔韌的貓式。

削薄下顎湊到排水孔附近，扳低臉孔，潮溼腥味蠻橫刺入鼻腔，將胳膊關節逐一打直，她伸長手，繞過自己的側臉，試探似的，戳了戳那片貼黏在排水孔上頭，防止毛髮堵塞水管的塑料濾網；

或許是使用時日太長，不僅質料的柔軟度退化，起初鮮嫩欲滴的綠色皺縮、剝落，彷彿一塊發育程度不一的青苔，也彷彿從前老家日落後常點燃的盤蛇蚊香。

而這番聯想，著實教她感覺那股氣味益發濃厚嗆鼻。

破解迷宫似的，她的指尖，沿著螺旋狀的紋路，由外朝內一圈圈轉去，指腹滑過疙疙瘩的顆粒，質地滑膩，彷彿這段時日以來，全身融化的油脂與剝落的皮屑全攀附其上——直至感受到一團觸感紮實，彼此交纏織結，溼潤如藻草的纖細毛髮，才停止繼續深入。

如是以往，她會抽兩三張衛生紙疊在一塊兒，再仔細對摺幾遍，待對於厚度感到滿意之後，才凹摺雙膝，蹲下來，身子保持略微前傾的顛顛狀態，同樣扳通手臂，把那團陷於迷宮裡頭，電路線圈似的毛髮徹底包覆住；如是以往，這一刹那，她會觸電一般，俐落收手，下意識狠狠捏緊紙團，腰部猛地發力使勁，順勢起身扭頭，赤腳踏出淋浴間。

她似乎不打算拉闊身後的隔間玻璃門，只將輕巧掐捏在指尖之間的紙球投入馬桶，絲毫不在意必須經過多長時間，才能夠被完全浸潤沉底。紙團確實無聲被一口口齧成了更深、更深的灰色，她按下按鈕。冰冷觸感紮實，喚醒了殘留於指尖上頭，那分明穿了好幾件衣服隔絕了好幾層毛髮的太溫暖的刺癢觸感，思忖下回衛生紙非得多重疊兩張不可，否則換個牌子亦是方法。

若非某日如廁後馬桶堵塞，滿口髒黃污穢，什麼也吃不下，只能破破作嘔，她恐怕會一直這麼做。

沒有了馬桶這出口，她杵立苦思許久，遲遲未將內褲拉起；泛黃的白色內褲上，隱隱約約可見一道歪歪扭扭的纖細裂縫，可仔細一看，發現根本不是撕扯而出甚至略微起了毛邊的溝痕，只是一根不再那般光滑黑亮、似乎營養不良的鬚曲陰毛。

終於想到辦法，她開心拉起內褲，穿得緊密，匆匆套上長褲，她沒有抽取任何衛生紙便重重踏入淋浴間，零碎細屑的馬賽克瓷磚大概想與她說些什麼，但淨被她一腳壓住，只得住嘴，安心旁觀接下來的一切。

假使空間足夠，她好想整個人趴下來，即使胸前的壓迫感令她覺得窒息，也好想將臉頰緊貼透涼的瓷磚——縱然離開時，臉頰上或許留下通紅顯眼的溝槽凹痕——以全然不同的視角重新認識世界。這畢竟太難，她只能相同拉扯日益鬆弛的大腿肌肉，蹲下，俯身，極盡所能逼近那座綠色迷城，眼睛眨也不眨，避開毛髮叢聚的部位，一含住裸身之處，便緊緊齧著，俐落一把撕開。那不是迷宮，不是蚊香。她看見長久隱藏其後的金屬排水孔，覺得那並沒有與遙遠記憶中的晶亮印象重疊。直覺得好陌生。

爲了不繼續仔細下去，她彷彿頓時化身爲一隻準備發動攻擊的蛇，直直挺起上半身，一手抓起垂懸在水龍頭後方、癱軟無力的蓮蓬頭，一手則充滿挑釁意味抬起對方的下顎。滿室嘩啦啦啦。

她也許哼起了某段旋律，卻聽不清晰。只確實知道，她正用那一把水沖刷那張翻了肚、已看不出那到底與什麼相像了的塑料濾網。

當時，她並沒有突發奇想，試著沖洗那塊教自己好失望的銀灰色排水孔，因此無從得知，那鑲了一層薄霧般的金屬外殼，究竟有沒有擦乾淨、撥雲見日的一天。

嘩啦啦啦。

浴室持續發出毫無新意的聲音，無聊恍如一首爛透的芭樂情歌，直到確實有什麼從中脫落，她才點頭，也用力捶了水龍頭。嘩啦啦啦迅即放晴，成了滴滴答答，不消多久，什麼聲響也沒有了。她覺得自己好像真看見了太陽一般。

小時候，她會聽說直視太陽會瞎。在來得及瞎以前，她仍有些事得先完成。

癱軟在一小片粉紅色瓷磚上頭，彷彿被裱框起來似的，照例是一團毛髮；沾附了水分的毛髮，糾纏得比從前愈加緊實，局促一瞥，教人以爲那即是一根無比茁壯粗大的毛髮。看得入神，經過抽絲剝繭，她知道那並非錯覺之故，深深覺得那束毛髮已不如從前茂密旺盛，即使借力勉強聚攏在一塊兒，反倒可笑。

她太害怕那些毛髮變乾，甚至害怕毛髮逐漸變乾的過程。

她挑起彼此的下顎，滴滴答答——嘩啦嘩啦。

她持續溼潤那團毛髮，並小心翼翼將之沖到自己面前的排水孔。

幸好浴室門始終關闔，沒有誰知道那天下午，她花費多久時間以及耐心，才讓那些分明各自成立、獨自生長的毛髮全通過了排水孔，流入闌暗水管（譬如那些胡亂吞下的東西，從不被關心到底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）。

在堵塞的一日來臨之前，都沒有太亮的問題。

同樣是那一日，馬桶落難的那一日。

他來了。

她長久不這樣覺得有趣了，他一進門，便直截對第一次見面的她說：我要去廁所。

即使是親戚，她也罕少見著這麼大刺刺的人。

他是你的姪子，血脈族譜上或許很親近，可實際上你們卻不常見面；這或許得歸咎於你，都怪你事業做得太大，大到什麼都無奈顯得小了。

某夜離家前，你忽地說從下個月開始，這房子會多一名房客，她自然不懂你的意思，如同你自然懂她不懂你的意思。你解釋一名姪子考上這裡的物理研究所，可臺北不光是課本裡頭所描述的地狹人稠，他應證般沒抽著宿舍，你的哥哥詢問可不可以讓他在這裡借住一年，好省下一筆高額租屋費，待明年重抽時——至此，你沒再說下去，逕自走入浴室，將門半掩。

淅瀝淅瀝。

當他從廁所出來時，她剛好站在門外。

吃過了嗎？她問。

沒有。他答。

不挑食吧？她問。

什麼都吃。他答。

她燒了一整桌的菜。我不知道你愛吃什麼。她說。

他維持一貫的風格，一句話都沒回，不客氣扒了起來。

當他埋首狼吞虎嚥，她在亞麻質料褲管上抹了抹手，走向浴室。

門關上的剎那，細微震動，空空洞洞的，好像還有許多空間的那種，擰過頭，她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不上鎖；白瓷洗手台乾乾淨淨，一時鬍碴一絲鬍碴泡沫渣子也沒留下，無趣得很；幸好多了幾痕新爬的水跡，光線斜布之中，恍恍惚惚透射出了的灰色陰影歪扭若蛇。

她撇過目光，走向馬桶。馬桶蓋一如往常放下來了，她想他果然沒有像外表看起來那般粗俗。這念頭，教她突然好像能嘗到他正在努力咀嚼的食物味道。咯滋咯滋。分明不同軟硬，混在一塊兒以後卻是太相同的聲音。脫下內褲，她坐了下來，直到兩團臀肉感到無機質的冰涼，才真正安心下來。

下腹略微向體腔內收縮使勁，淅瀝瀝瀝瀝，即使這麼做了，仍感覺尿道中的尿液無法徹底排淨，前後左右挪動屁股，縱然感受贅肉細刺晃顫，仍試圖盡可能抖去尿水。束手無策以後，她乾脆起身，拉起褲子，按下按鈕前，扳高馬桶蓋——她終於發現自己好想好想看見的東西了。

一根充滿活力的新鮮陰毛。

粗黑的鬚曲線條，在白色馬桶的映襯下顯得更粗壯黝黑了。

她徒手捏住那根陰毛，沒發覺下體涼颼颼的，高高舉起，非常湊近眼睛。黑得發亮。她一面讚嘆，一面將陰毛舉高，藏入自己的頭髮。這一頭黑髮，是她人生至今最大或許也是唯一的驕傲，每當舊時同學見面，大家總說她從身後看起來仍是一樣年輕。屢屢反覆的恭維，彷彿關於她，真只剩這些了。

她像隻貓似的打了個收斂的噴嚏，穿起褲子。

細細搓洗雙手時，吃飽了嗎？她對著鏡子裡的自己問，迅速瞄了鏡子裡頭檸檬口味的男性臉孔

一眼。

她第一次對自己煮的菜感到飢餓。

妳不吃嗎？一聽見她打開門，他問。毫不忌諱將飯添作一座小小的尖山。

飯會煮得太黏嗎？她問。拉開椅子，在他對面坐了下來。水可能放多了。

差不多。他答。夾起一把分明燒得爛熟發黃的菜葉，放入嘴裡，脖頸兩側肌肉積極扯動。

她突然餓到好難過。

難過得聽見，浴室洗手台裡，那些帶走了自己手垢的水，形成一圈圈緩慢的漩渦，一個透明卻又攪雜了灰色調的漂浮蚊香，沒有起煙卻教人眼軸痠疼，一尾柔細纖長的小蛇，含著利牙，讓人膽戰心驚。

而落在洗手台外的巨大水珠無動於衷，邊緣鑲了一道月牙勾銀灰色影子。動也不動。

早晨醒來時，你照例不在。

她已不再想像，醒在你旁邊的自己究竟又變成了什麼模樣。

爬下床，她走向浴室。

打開門，看見一名男子站在馬桶前，淅瀝淅瀝。她趕緊將門闔上。她忘了從昨晚開始，進浴室前，得習慣敲一敲這扇空心的門。

垂眼站在門外，腳趾前的細黑門縫好橫好橫，她好想告訴他，曾有一次洗澡時，拉起水龍頭上的栓鈕，扳起把手，水卻沒有一如預料從蓮蓬頭噴出，而是自水龍頭一逕向下灌流。按下，拔起，再按下，再拔起；無論反覆多少回（栓鈕甚至顯出鬆脫跡象），水依舊沒有選擇蓮蓬頭這條路。

她不甘心這樣穿回那身骯髒的衣服，背抵住凍冷壁面，蜷縮在水龍頭底下，略微浮凸的脊椎，恰巧塞滿了瓷磚之間的縫隙。

他似乎沒有發現方才的插曲，嘩啦嘩啦。她以為他在洗手，聽了一陣，等了一陣，明白他清洗

的不是那雙指節粗糲、指甲修剪得好短的大手。水聲愈來愈響亮愈來愈靠近了，她悄悄將身子挪離門板，彷彿之間有塊她喜愛的蘆薈口味的果凍正逐漸成形，在太堅韌以前，盡可能柔軟彈開了她。

好好。她離開。進到廚房。

她很安靜，只有烤麵包機小小聲地烘烤了四片吐司，開關冰箱時擠壓污黃橡膠墊發出了仿若憋不住笑的細微嘆滋，她從裡頭取出三種不同口味的塗醬（抓住第一瓶時，玻璃罐冰涼，她短暫錯覺自己的手也成了塗醬的一部分），有酸有甜有鹹，十足豐富。即使不被看見，她仍隨時準備周全。

早餐剛預備好，門開了。她逐漸清晰聽見黏膩的腳步聲，拐向客房，聲音好聽，像是大雨過後，半堅韌半柔軟的橡膠輪胎輾過溼潤樹葉時，那帶著些微黏膩的細緻碎身聲。她聽得入神，覺得好似能聞到那探抵鼻腔深處、令人幾乎喘不過氣來的清新氣味，直到他穿著一件球衣背心直截戳進眼底，才趕緊將所有塗醬擺整好。

未坐定位，他便伸長手臂，五指隨之如蹼似的延展開來，撿了一片吐司塞入嘴裡，大口喀滋喀滋了起來。

不塗醬嗎？她問。

不急。他答。

是這樣。她只好說。

他終於坐了下來，兩側手肘抵住桌沿，眼神直視前方，放空似的嚼著同樣沒什麼表情的吐司。

她將塗醬逐一往前推，靠近他的面前。走到他身旁，從架子取下杯子。回身時，從他球衣的寬敞縫隙裡，她看見了他的乳頭。嫩紅色的乳頭和她記憶中的你粗黑刺硬的乳頭不大相同。看著看著，一定是錯覺，她覺得在她的注視之下，那粉嫩的乳頭似乎逐漸轉變顏色，色調變得暗沉，質地也因此顯得堅硬。

她轉開臉，走向冰箱面前，替他倒了一杯牛奶。

她瞥見包裝盒上頭的註明，心想待會兒自己也來喝一杯，如此就能新買一瓶全脂高鈣的了。

她背後的他，扭開罐蓋，打算將三片吐司，各自塗滿厚厚一層不同口味的醬料。你很會打籃球？她背對著他問。牛奶流得緩慢。

還好。他答。

穿這樣去研究室，不會很奇怪嗎？她實在好奇。

他專心啃咬吐司。

牛奶剛好斟滿。剩下的就是她的了。

將所有吐司吃淨，咕嚕嚕一口喝完牛奶，她知道那是液體的，不是喉結的聲音。他離開廚房，再出現時，單肩背著一個黑白條紋相間的帆布背包，而她還沒收拾，還沒吃。

我出門了。他說。身上那件球衣，被背帶拉扯開來，露出鎖骨以下，顯得較為白皙的肌膚。

好好。她答。

她沒有問他會不會回來吃晚餐。

她沒有送他到門口。

她看著他背影霎然消失的位置，將盤中烤得好酥脆的麵包碎屑撥在一塊兒，成爲一座小丘，愚公移山一般推入嘴中，乾得刺口，她覺得，真有必要再烤兩三片吐司，她一面忍著刺痛一面思忖。

那晚，一如所料，她煮了太豐盛的一頓晚餐。

她坐在餐桌旁等他，時而正襟危坐，時而蜷臂伏臥。

期間甚至曾陷入短暫睡眠，醒來時意識模糊得徹底，那件事又如同夢一般悄然而至。她幾乎不確定那到底是夢抑或真實的回憶。

早晨，當她以爲他早已出了家門，正坐在馬桶上專注排便時，門板突然被敲響。空洞洞的聲音，讓他有力的指節變得更立體鮮明。

我要出去了。他說。很有禮貌。



她拉緊喉頭，啞啞應了一聲。底下傳來撲通撲通複雜的水聲。

之後才想著，倘若當時裝作沒聽見，讓他再多敲叩幾回，該有多好。

她還想起某件事，更久遠了些，那次和你約好下班後一起吃晚餐，走進咖啡店，捨棄靠窗的座位，她一逕往裡頭走去，最後挑中一個誰也不會注意的角落位置（現在想來，這種選擇的改變，或許和年紀稍有關聯）。等待你遲到的期間，她下意識摸了摸鼻翼，卻忽地被嚇著；她覺得自己敏感的指尖，方才似乎觸碰著了某樣尖刺並同時富有彈性的柔韌物體。那是鼻毛，她好想立刻剪掉，可手邊偏偏沒有小剪刀，猶豫了片刻，選擇拔下。

連根拔除後，她仔細端詳，意外發現原來鼻毛的顏色如此深沉堅定，是相當好看的墨黑色，甚至感覺自己的嗅覺，因為多了個孔洞而變得益發敏銳。

醒醒睡睡醒醒。

午夜十二點將至，一天就要過去，他始終沒回來。

她拍了拍枕得熱烘烘的臉頰，雙手冰涼得令人訝異，推椅起身，斜上的椅背微微銜住桌沿，她走向浴室，方向雖可說是逃也似的，心思卻在無意間放緩了步調。

門闔上的剎那，整間浴室引起微弱共振，她脫去衣裝，隨手扔在洗手台邊，拉開玻璃門。當她踏進淋浴間，著實嚇了一跳，他今早沐浴時遺留的水跡，至今仍未蒸發殆盡；變得冰涼的積水，教瓷磚顯得更為劃膚硬冷，踏在粗糙嶙峋、排列得密密麻麻的馬賽克瓷磚上頭，那直捅心臟的透體觸感，讓她錯覺自己彷彿正踩在一隻鱷魚身上。

她著急扭開水龍頭，張開所有毛孔，水溫一滴滴升高，勒緊了喉頭，方感到慶幸的同時，又忽地覺得什麼好似真要活了過來。

她不知道，當萬千水柱刺在她的軀體時，他正好插入那把新打的鑰匙，熟悉俐落打開了家門。好餓。他無法向誰吐露。

當她穿好衣服，頂著一頭溼濡黑髮踏出浴室，立刻聽見更溼濡的咀嚼聲，她覺得自己的頭髮好

像霎時變得更長了。

怎麼這麼晚？她站在廚房門口問，手裡抓著一柄暗紅色吹風機，持槍一般。

這次實驗結束算早了。他答。像是沒見著她似的一逕扒入好冷的飯菜，背包癱軟在另一個座位裡，彷彿一隻洩了氣的斑馬。

她不再問了。走到客廳，讓身子隨性倚靠著沙發扶手，就著廚房滲透過來的稀薄微光，一面細心抓順髮絲，一面轟隆隆吹了起來。

非常熱鬧。

你永遠不會知道。她為什麼好開心。

只因著某日早上起床，當她坐在馬桶上淅瀝淅瀝，她好開心，她看見玻璃隔門後的排水孔，終於發覺，若稍微將目光從鐵灰色的排水孔上移開，專注凝視排水孔所製造出的放射狀恍如拉長的水滴一般的空洞，並且擅自將內側尖端逐一往軸心想像聚攏，便是一朵黑色的盛放的敏感的花。

嘩啦嘩啦——

燈光突然一暗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只剩下耳側吹風機馬達逐漸停止運轉的嗡嗡聲，她的頭髮仍處於潮溼糾纏的狀態。

時鐘滴答滴答。

奇怪的是，聽不見他咀嚼的聲音。



## 游善鈞

### 〉 作者簡介

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，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所；瓦解詩社成員、退詩社成員；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林語堂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雲林文化藝術創作獎和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。

### 〉 得獎感言

謝謝家人和朋友，謝謝評審，這篇小說修改了兩次，或許終於能把想說的話，表達清楚了。

評語  
郝譽翔

作者文筆細膩而優美，擅長營造心理氛圍，故此篇小說雖看似平淡，表面風波不驚，但其實內在充滿了強烈的情感張力，透過一個女人的視角，觀察公寓生活的點滴，情慾的狂想與愛恨糾葛，一切盡在不言之中。此類關於女性身體與情慾的題材，並不算新鮮，在臺灣文學一九九〇年代以來，就已經屢有佳作出現，但這篇小說卻仍能另闢蹊徑，寫出女性身體與情慾的創意，成績可圈可點，可以說為臺灣的身體書寫又添新頁。

這篇小說另一值得注意之處，還在於空間的刻劃，作者將「公寓」：現代都會人的生活空間，做一精采的再現。全篇小說全聚焦在這一方小小天地之內，有形之牆化為心理上的無形之牆，讓人想起女性文學「閣樓上的瘋婦」典故，禁錮與自由，形成了巨大的拉扯，使得本篇小說讀來扣人心弦。